

蒙雲近春

王 默 汎



I247.5
1176

蒙雲近春

王 默 汎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春 近 云 蒙

王默汎 著

责任编辑 李锐夫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.25 字数: 171千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4,000册

*

书号: 19032·832 定价: 0.69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围绕着云蒙岭大队农业生产形式的改革和落实农村各项政策，展开了先进与保守，正义与邪恶，错综复杂的斗争。

作品着重塑造了邢大山这个深入实际，联系群众，具有远见卓识，勇于改革的光辉形象；其他人物，也写得颇有个性。

天涯也有江南信，梅破知春近。

黄庭坚：《虞美人·宜州梅作》



在云蒙山的深山老坳里，一年四季，什么当儿最美丽？

寒露节一过，就连最高坡地里的庄稼也都已经收割，庄子里头，到处闪耀着十月的金光。你看吧：艳红艳红的高粱穗子，银白耀眼的山药干子，铺满了家家户户的房顶，又占满了半边阳坡；至于那房檐底下，树枝桠上，到处都挂满了那黄橙橙，金灿灿，大嘟噜大嘟噜的玉米棒子；场院里小山样的谷子垛，那就更摆在人们的眼皮子上了。这一切都是庄户人喜悦的源泉，骄傲的资本，可他们又偏偏对这一切装作毫不介意，不屑一顾的样子，这会儿都把劲儿使在整地种麦上头了。

种麦的场景是红火的。人喊，马叫，拖拉机的隆隆声，夹杂着男子汉们的憨声憨气的梆子腔，整个山野跟开了锅一样。即使到了夜晚，也绝不会平息下来。拖拉机更加无拘无束地撒开了欢儿，大眼睛瞪得贼亮贼亮，等到一拐弯儿，还会把那刺眼的光束晃到你脸上来；就象有个狂小子，故意朝哪个闺女打手电棒儿淘气哩。

现在，这光束就正好晃到一个黄花闺女脸上来了。这一瞬

间，你会看见她那俊美的圆脸，一双浓眉和那长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，短发，穿一件被露水打湿的方格衫子，一条破旧的绾起的蓝布裤子。她正拄着一把开山大镐，一付受了委屈又不肯服输的样子。岭前这喧闹的景象太叫人眼馋了。跟他们岭后公社比，跟他们死气沉沉的云蒙岭比，太叫人窝火，气恼，恨不能高声数骂几句才痛快。她狠狠地“嘿！”了一声，抡起大镐，使劲朝一丛荆疙瘩刨下去，然后只一抬胳膊，那荆疙瘩就翻起来，连同石头子儿，滚进山沟里去了。她也就势把大镐朝肩上一放，咚咚地跑下岭来。不明底细的人，准以为有人滚了坡，要心惊肉跳呢。

心惊肉跳的人也有。岭下旱沟的石桥上，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个小伙子。他吓得叫了起来：“军红！摔着了吗？”

等到军红闺女飞快地跑到了石桥上，小伙子才吁了口气：

“看那干啥？越看越心烦！”

军红闺女的火气，好象这才找到了发泄的去处，吼一声：

“你在这儿瞅着我在山顶上发愣，心里就不烦？！”

小伙子粗眉细眼，厚大的嘴唇，结实的骨架，象个愣头青似的，这就是云蒙岭大队的民兵连长，名叫姚金。一见这闺女，他的舌头就跟短了半截似的。张了半天嘴，来了这么句：

“我是在等柳书记呀，你知道事情有多急？！”

这一句，倒真把军红闺女的神儿定住了。公社副书记柳兰芳，说定今天要回云蒙岭的。军红是柳书记的独生闺女，她也是来等妈的嘛！

小伙子神情既定，说话也有了力气：“又有新情况，你知道吗？”

那闺女就一愣：“啥？”

小伙子朝北山上一指：“瞧嘛！”

过了这条旱沟，朝北一箭地的样子，有一座青石山。云蒙岭

大队的石灰厂就建在半山腰上。四个月前，这儿白天总是车来人往，夜间老是灯火辉煌。在方圆十里八乡，是个挺有名气的队办副业摊子。买卖兴隆，财源茂盛。尤其是从去年华兴油田的灰色十轮大卡车成群结队往这儿跑以后，谁见了不眼馋？

哈！云蒙岭发财啦！有了大把大把的票子，还怕买不到粮食吗？可是，云蒙岭偏偏十有九家没粮吃！打从石灰厂建成那天起，社员们只记得每队陪上十几名棒小伙烧灰，硬是不记得分过一次卖灰钱！

因此，四个月前公社副书记柳兰芳一恢复工作，头一道命令就是砍掉云蒙岭的石灰厂。她是咬牙发狠，一定要改变这个烂透了的庄子的。这不，两个月的党校学习一结束，她要到生她养她的云蒙岭大队来蹲点了！

谁会想到，偏偏是在她回庄的这天晚上，黑灯瞎火静了四个月的石灰厂，灯又亮了！这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跟柳书记撞车顶牛？

“有人说，傍黑时候还来过一辆汽车，”小伙子就象战士向首长报告敌情那样正儿八经。“上头装的是核桃、花生、大山药，给油田那边送礼去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人都这么说。”

军红把大镐一拎：“我去看看！”

小伙子忙拽住她：“别莽撞，邢部长在那儿哩！”

“邢部长？”军红的眼睛睁圆了。

“邢部长！”小伙子忿忿地说，“看模样，他是支持姚景瑞这么干的！”

哼！又是这个邢部长！军红把袖子一捋：“天王老子也不行！你听，那咯咯沙沙的，准是又喝酒猜拳哩。看我不摔了他的

酒罐砸了他的锅！”

虽是同仇敌忾，小伙子毕竟大她几岁：“慢点！你就不兴等柳书记回来再动手脚？”

大约小伙子拽劲大了点，军红一个趔趄。要不是她赶紧扶住了小伙子的胳膊，非倒在他怀里不可。这个奔二十的大闺女，还从来没跟一个年轻男人离这么近过。刹那间，心怦怦跳起来，产生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儿。她想发火，却又不知怎么发。这时，一阵丁零零的自行车铃铛声，从大路那头传来，她解脱了：

“呵哈，我妈来啦！”

迷茫的夜色中，土公路的尽头，果然有一个黑影隐现出来，伴随着吱吱呀呀的自行车声，越来越近了。可骑车人并不径直朝庄子这边来，却到青石山对过的红树坡下，支住车子，就噔噔噔噔地，独自奔坡顶去了。

2

那人就是岭后公社党委副书记柳兰芳。她年轻的时候，一定也象她闺女那般烈火，泼辣。如今四十二岁了，精力还是那么旺盛；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简直能冒出火来；圆圆的脸庞，虽说已经很有了几条纹络，但看上去依然那么俊气。现在她站在红树坡上，一件藏蓝褂子敞开着，露出淡灰色衬衣，左手把褂子捋到身后，牢牢地插在腰间；右手就拿出那块毛巾手帕，使劲扇着风；那两颗黑黑的亮亮的眸子，死死地盯着坡下，盯着月光下那黑濛濛的云蒙岭山庄，盯着绕在庄子周围的山峦、坡地和田野；那两条浓浓的眉毛，慢慢竖起，紧锁起来；那眼眸，反而越发明亮，犀利，象刀、象剑，要把这一切都穿个精透！

岭前公社的谷茬麦地已经绿茵茵的，晚玉米地也已耕耙插耩；而她的岭后公社，特别是云蒙岭大队还是这般景象！这个历来怕旱不怕涝的山坳小庄，却在风调雨顺的1978年，被大水泡上了！黑糊糊的地方是泥蛋蛋，明晃晃的地方是水洼洼。犁不能插，人不能进。这里没有拖拉机的隆响，没有人喊马叫的喧嚣声，就连庄里一幢幢石头房子的窗子，也没有一面亮着灯光。这

里沉寂得叫人发怵，冷落得使人心寒。她象面对着上了门板^①的亲人，真想放开嗓子嚎一场！

偏偏在那黑黝黝的泥地上，又出现了一小块一小块方方正正的更为黝黑的地块。这使她沉重的心又象扎上了刺芒，难道说，这里真的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小块田？

她忽然想起，在地委党校临结业时，孙书记在电话里对她说的这些话：

“去吧，去吧，你到云蒙岭大队去我就放心了。一定要把住关！让那匹‘驢马’悬崖勒缰！……听说他又在搞什么名堂嘛，包产到户！告诉他，不要一见平反冤假错案就头昏脑涨，刘少奇的案子是铁定了的！要是他还不听话，我会亲自出马的！”

没头没脑，什么“驢马”？谁搞“包产到户”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她给弄得懵懵懂懂的

“就这样吧，我马上要去开会。反正这个‘驢马’你会治服得了的。告诉他不要给我找麻烦！”

听孙书记的口气，似乎还卖着关子，带点儿揶揄，这个‘驢马’到底是谁？

“妈——！”象是回声似的，她的身后，蓦然响起一个清脆的、银钗碰金杯似的喊声，“人家眼巴巴等你半宵了，你倒有心思在这儿看景致！”

闺女军红，民兵连长姚金，已经呼噜喘气地站到她的跟前。

柳兰芳一见，又是一阵心痛，抱怨女儿：“你等我回来，不等也回来，天这么凉，干吗傻呼呼地……”

可是一见闺女的神气，她的话头又改了：“怎么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①当地风俗，人将死，要从土炕上抬到门板上去。

“什么事？你看，石灰厂的灯又亮了，炒勺又响了！”

“姚景瑞叫姚云把华兴油田的采购员儿老高都请来了。”

“嘿——！”柳兰芳顿时双眉倒竖，满脸怒气地说了一声：“这个姚景瑞！”

“哪里光是一个姚景瑞！”姚金从一旁插嘴：“你走时布置得好好的，千方百计翻地种麦。可到现在，除了三队五队搞‘包产到户’以外，另外三个队翻的不到五亩地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都叫嚷地泥泞没法翻，可自留地都变着法儿翻种上了！谁也不管大集体！我跟军红就商量了个措施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队里的地不种完，谁也不许种自留地！”

“对！”

“姚景瑞一点儿也不管。对偷偷种上的，我组织民兵给铲掉；谁家把好肥撒进自留地，军红组织小学生敛起来，抬到生产队地里去。不厉害点不行了！”

“……”这一回，女书记迟疑了。

“对村边上那几户放出鸡、羊、猪、狗来糟害集体耕地的社员，民兵、青年团要采取坚决措施。可是，咱当恶人，姚景瑞出来当善人。民兵们把逮住的猪关起来，他却讨好人家放出来！这不，为姚洪家一只小羊羔，把我们弄得被动死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羊羔出来跑到集体地里，民兵姚亮轰赶，掉到井里淹死了。大队照价赔偿，还给他平反！这不是诚心跟我们……”

“瞎捣鼓！他没事干了，这事也搞平反！”

军红闺女急忙插嘴说：“姚景瑞才没那菩萨心肠！还不是那个邢部长！”

柳兰芳猛然一怔：“什么？什么邢部长？”

“县里的农村工作部长呀！说是到咱庄来当大队长的，连户口也迁来了，还用排子车拽来了老娘。”

“听说，他老娘是县妇联名誉主席。”

柳兰芳锁紧眉头，眼睛瞪得越发圆了，忙问：“石灰厂是这个邢部长支持开张的？”

姚金说：“没错儿。我亲眼瞅见姚景瑞拉他上了灰厂，给采购员当陪客去了！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刚才！”

女书记疑团未解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闺女军红翻着眼想了想：“咱庄好多人都跟他熟，还到咱家去过。俺爸跟他可热火哩，叫我管他叫叔。”

姚金猛孤丁想起点线索：“好象是邢……什么山？”

邢大山？天！难道是这匹‘驢马’？怪不得孙书记在电话里……难道在这里刮单干风的是他？难道他竟会在我们遭受的挫折面前走上了这条路？难道……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他不会这么糊涂。听说他不是还在保定住医院治心脏病吗？但不管怎样，女书记的心是怦怦跳起来了：

“他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军红闺女想了想说：“正好一个月。那天你看家走了以后，跟你前后脚儿。要是你留神，没准碰上他来呢：拉着一辆排子车，上头坐着个老婆儿……”

呵！拉着一辆排子车……！

3

那些日子，柳兰芳人在党校学习，心却挂记着云蒙岭大队；离国庆节还差二十天，她坐不稳，立不安，请了三天假回了一趟云蒙岭。

云蒙岭，这是个地处云蒙山深处的穷山庄。解放前，庄户人这么唱：

云蒙岭，盼水难，
十年准有九年旱。
山上不长草，
滩里不生菅^①，
平地走路蹚白烟。
春种夏锄流热汗，
秋后拔锅走西川。

为了治穷，将近三十年来，人民政府为云蒙岭想尽了办法。一九七五年，柳兰芳刚刚从干校出来回公社工作。他亲自为云蒙岭大队制订了移山造田、填平鹅鸭淀的计划。虽然支部书记姚振魁伙

^①菅草：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适应能力很顽强。

同姚景瑞一帮人，只迷着石灰厂捞钱，但在当时的团支书、如今的民兵连长姚金一伙人带领下，冬闲还是变成了冬忙，加上她亲自到云蒙岭坐镇，运动搞得是热火朝天的，但生产并不见起色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姚振魁倒了，没想到出来个姚景瑞！尽管如此，有民兵连长姚金领头，再加上自家那个当了团支书的闺女军红，还是填平了鹅鸭淀，造出了六十亩好地，登过报纸，上过电台，云蒙岭出了名。哪想到，这鹅鸭淀沟是云蒙山九岭十八沟泄洪的地方！一个夏季五场雨，山水积在云蒙岭田里出不去，这个历来怕旱不怕涝的山坳，有史以来头一次泡在水里颗粒无收！

痛定思痛，这个教训是太深刻了。不管外边怎样说她的闲话，说她到云蒙岭大队来蹲点是为“跟老伴舒坦呀”，是“为给闺女补习功课考大学”呀，还有的干脆说她“犯了路线错误，到云蒙岭来是为了躲灾避难”呀，对这些，她全不放在心上。她决心蹲下去，非把欠云蒙岭父老兄弟的这笔债偿还不可！

三天假期，实际上只是在家呆了两夜一天。她给支书姚景瑞上了铁夹板：不种上麦，什么也不许干！

丈夫姚金生，最关心的是希望当公社书记的妻子，给云蒙岭乡亲们向县里申请点救济粮。柳兰芳生就那等争强好胜的脾性，向上级伸手，比偷人家还难受；如果县里一摆困难，她要是嘴一软就完了。不管怎样，动员全体种麦，人肚里没吃的是干不下去的。为这，他一路送她，一路嘱咐她。

其实，姚金生的嘱咐也没什么新鲜的。车轱辘捣蒜，转来转去总是那一锤。这是个典型的云蒙山区的农民：个头不高，结实的身躯，穿一件浅蓝对襟褂子，藏蓝裤；多楞角的头颅，象从山岩上敲下来的褐色铁矿石；秤锤似的鼻子和厚厚的大嘴巴，占据着整个脸孔的三分之一；一对细长的眼睛，总象在眯眯笑着，给人以老实、憨厚的感觉。他是有名的庄稼迷，爱钻研个新技术。

为给云蒙岭大队解决水源，他差不多已经伤了半辈子脑筋。

现在，当公社副书记的妻子，已经叫他一千个一万个放心了，答应他一定要求县里给云蒙岭解决救济粮。然后说：

“你那找水源的事，也要抓紧；别看眼下地都给水泡了，明年一个春旱，还怕把麦苗儿给晒成干柴呢！”

“我惦着哩。”姚金生说，“据曹老汉说，明春还真可能干旱呢！”

柳兰芳点点头，忽然又意识到什么，问：“听说你最近常跟曹老汉在一起？”

姚金生说：“他对我找水，出了很多好主意。这老汉是个智囊子，难得哩！”

柳兰芳沉吟了会儿，说：“是倒是。不过他那顶‘反革命’帽子，终归还戴在头上哩，跟他接近，可要注意。”

别了丈夫，柳兰芳就飞腿上车，沿着一溜下坡的石子路，箭一般飞出庄子。遇见那条灰浆砌石、从未流过水的毛渠，也只猛一提把，蹿了过去。再往前，英雄可就没用了武之地了。这段五六百米长的林荫路，是1958年她和来下乡的邢大山一起，带着小青年们费了好大力气，才起高垫低修成的。路边那两行加拿大杨树，如今都已尺半粗细，只是接二连三，不知被谁偷偷锯走了那么几棵；路面也被使土垫圈的人铲得七坑八洼，把道路弄得软泞泞，泥糊糊。每逢走过这里，心上总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儿，不由地啐了一声：“这群败家子儿！”

再往前走，又是一片泥坑地，她只好扒下鞋袜扛着车子走。有好几次她差点滑倒。等她好不容易盯着脚底下、一步一探地渡过烂泥坑，到了旱沟上的小石桥前，准备穿鞋上车的当儿，一回头，哟，原来那泥坑里还有一个和她共患难的人！这是一个身材颇长、穿一身深灰干部服、戴顶灰制帽、拎着鞋、扎着头、蹬直两

腿正拽小平车。车轱辘刚刚从泥粥里出来，又看见车上坐着个老大娘，一头银灰短发，穿着件浅蓝色的干部服，脸朝后，看不清模样，这时她心乱如麻，心想：如今云蒙岭弄成这样子，她觉得连过往行人也对不住。

她支上车子，重又蹚进泥粥，正要帮着那人拽车子时，瞥见灰制帽下一张瘦长白蜡蜡的脸庞，似乎有点眼熟，正想多看一眼，庄里的高音喇叭，忽然响起了姚景瑞那清脆洪亮的声音：

“全体社员注意！今天谁也不许去赶集！队长准了假的也不许出庄！喝过粥，各队长整队，打上红旗，到泄洪沟工地去，县上首长要来检查工作……”

然而，柳兰芳分明看见，红树坡和云蒙岭下的山沟里，都有人猫着腰遮着身，在向山外溜去。那三五成群，担筐扛锨的，是到那些地头地脑上，挖山药拾花生去的；那单蹦个儿背筐挎篮的，则是连拾庄稼带讨乞。他们象当年躲鬼子似地躲着她走，她想劝阻，却只叹了口气。

她想：县里又有什么人要来呢？怎么一点消息也没听到？